

□小小说

山居画家

杨毅波

说起画家大刘，颇具戏剧性。他好端端住在城里，还是一个书画研究院的院长，却在深山里一住就是几年，谁叫都不回城。

他说：“这儿景色多美，空气多新鲜呀。”“看把你得意的，姊妹可见我一次埋怨一次，说你乐不思蜀。”另一位画家老高说。“我是孑然一身，独来独往。”大刘说。“咋能说你是独来独往，哪一天没村民来看你，哪一家没给你送过菜送过肉？”村委会主任老曹说。“就说今天这桌饭，土豆、竹笋、腊肉，包括这葱这蒜这两碟绿叶菜，哪一样不是乡亲们送的？”“这没错，多亏乡亲。”大刘说，“山里村民厚道，送来的东西多，吃不完，儿子来看我时还捎回去一些。”

一圈人，一桌饭菜，一坛柿子酒，吃着喝着叙着，不觉就到了黄昏。屋外下着雨，雨滴打在核桃树、板栗树茂密的叶子上，与山路旁玉板河清冷的流水声交织成动听的乐曲。板栗树松鼠状毛茸茸的花开得粉白，装饰着长长的弯曲的山路。山路沿着玉板河向山上延伸、向山下蜿蜒，把一个三百多户的村子错落分布二十多里。有松鼠在树间跳上跳下，胆大一些的在院子穿来穿去，有几只还支棱起头，好奇地瞄屋里的灯光和说说笑笑的人。众人话语间，谈及村子的发展，各家

户的变化，以及城里的书画活动，不时牵扯上大刘画家。

大刘和老高在市上同一个文化部门任职。两人先后带队，到这个山村接力式开展扶贫攻坚工作。大刘先来，帮村上修路迁房、通水改厕。几年时间，村容貌焕然一新。老高后来，帮村民科学种植，形成了林下培育木耳、香菇和药材的立体农业，又组织部分年轻人外出承揽土方、装修等工程，使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富裕。大刘和老高都是书画艺术家。大刘退休后，听老高说半山有两户搬迁后留下的空房，虽是旧房但坚固宽敞，拆了可惜，可做养殖用房，也可供游客住的民宿，就有心要来。用他的话说，一是“往事难忘，情义难舍”，二是“图个僻静，潜心创作”。

大刘租下房子，花了点小钱，请村里带队搞装修的小王帮忙，对房子简单做了改造。两户打连为一户，一楼做厨房餐厅居室，还有一间客房；二楼做书画室。房前用竹篱围成一个长方形院子，院子栽植着几株花木。屋门是用木头和芦苇搭建的，门框上挂着两只长条形葫芦和几串玉米，门头有字“居然草庐”。出院子隔路就是玉板河。河流的走势是拐弯往下，路是拐弯的斜坡。几株板栗树之间有块空地，可停放三四辆小车。大刘爱人

来过几次，每次只住三天就走。她说：“没健身广场，没姐妹说话，谁能待得下去？”每次告别，都是大刘陪个笑脸：“你辛苦啦，操心家里大小事。我住不下去时就回来。”爱人又无奈又爱怜地说：“不是脑子进水才怪！”

老高带着山里面不出产的米面油来看望大刘，下了车还没进院子，就显得乐不可支。他对打着伞，站在门口迎接的大刘和闻讯而来的曹主任说：“这是个啥院落呀？柴门半开，草庐落鸟，院里有花，野草疯长，蜻蜓乱飞，松鼠出溜。”他看看门头的字，思索片刻又说：“我给配一副对联，你们看咋样？伴青山陶书画宁静归心三春梦，听泉响自怡然淡泊养身一凡人！”“随行的几个人都叫好。”

看完一楼简单的布局，再看二楼画室，也比老高想象的简单。一张木制长条桌，摆放着笔墨纸砚，墙上挂着不多的字画。老高说：“老干中心举办多次书画展，你都没参加，想来你是把字画在这里储藏藏着，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大刘似乎有些难为情，倒是曹主任开口说：“他哪有储藏啊？都在村民家里挂着呢！”

就餐间，老高获知，这些年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家家户户都像城里人一样装修房子，又都以厅堂或卧室尤其是年

□诗 歌

乡下记(外二首)

杨 岸

乡下的阳光
是没有一丝杂念的
即便是风吹起的黄上
也会被一些厚道庄稼留下
我认真地种瓜种豆
希望自己像地里的一株玉米
挺直腰杆
妻子在窑洞后的一片果园里
精心打理着正盛开的桃花梨花
乡下，一直以农历
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雨天的时候
娘习惯坐在炕头上
仿佛，那一针一线地
是在给朴素的乡下
缝合着一块，补丁

与石头对话

就在这午夜
推开酒杯
用心靠近，看
月亮如何在石头上升起

之后，便有了仰望和怀念
还有些星星闪烁在我
怀抱石头的路上
只为自己的内心
能有石头般的胸怀
与石头对话
想做个诚实的人
放下浮躁，放下高傲
匍匐于石头的指纹里
继续，打磨自己

守夜人

对夜，有过交代
万一等来了黎明
就不要去指责月亮和月亮下的我
一心想在安静中幻想出
自己的天地
对夜，要心存感恩
在白天不敢说出的心里话
要趁着黑夜的博大胸怀
一字不漏地说出
包括，我爱你

□诗 歌

草地上的麻雀

贺红岩

一群麻雀
在秋日的草地上起落
叽叽喳喳
寻觅果腹的草种子

一会儿聚拢
一会儿又分开
多像一群调皮的孩子
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玩耍

这一群麻雀
蹦蹦跳跳地觅食
让我触景生情
惹起遗落的童年记忆

我的童年在快乐中度过
和小朋友一起拾麦穗

去田里挖野菜
到河里去逮鱼

时间的脚步
催促我渐渐长大
我突然发现
心中再也没有了童年的乐趣

蝉鸣依旧悠扬
蛙声还是那么响亮
而我的心中不再激动
不见了快乐的踪影

岁月静好
每天都有热情的鸟鸣
呼应着蝉鸣和蛙声
像孩子一样快乐的生活也是幸福

□随 笔

青山一别

李 萍

茶一口一口地喝，咖啡亦是，那么酒呢？酒要一杯一杯地喝？

我不喝酒，但是我对仰脖饮下一杯酒的情形了然于胸。

偶尔听到一首歌，搜索知歌名叫《青山一别》，喜欢其中的几句：“青山雨淋湿了衣袖，它要随着我们远去走，酒一杯一杯地喝，愁一杯一杯地忧。”因为喜欢，所以在短视频发作品时，视频是好久前拍的远山河与芦花，配乐则是《青山一别》。我喜欢的那几句或许是《青山一别》里的精华，在歌手有点沙哑有点沧桑的表达里，歌喉有的放矢出的苍凉与无奈，让心在瞬间也有点沧桑。

一别青山，几别青山。
青山一别，一次又一次，别离是一杯酒，一杯一杯地喝，还有愁与忧。
人生的别离，在偶然里方向与步调有时不一致，需要以自己的灵魂暂别，一些忧伤虽然扎心，却也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渐渐模糊，乃至消失，而后又重复。

喜欢也是一杯酒，也是青山一别的忧。喜忧参半，喜乐并存，都有一个别的离。

青山依旧在，玄武湖的风吹来，樱花谈吐优雅，一片灿烂，春光明媚，心情努力推陈出新，然后沉入想念的海底。

“人生恰如三月花，倾我一生一世

念。来如飞花散似烟，醉里不知年华限。”纳兰性德的诗词总是有那么一些感伤，宛如我对青山一别的郁郁寡欢。
山在水一程的重复里作别一切，春风十里的路上，最解风情的是风是伤感。

不知不觉近天命，天黑了还固执地认为还有光亮，有那么一刻，忘记自己。在夕阳西下之时，漫步在芦花摇曳的落日余晖里，静赏一些心事。远山与水波的氤氲，让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在晚风里读取一丝淡淡的忧伤，那一刻心是沉静的。

难以言说的忧伤在蔓延，额发随风吹舞，奔跑的灵魂也安静下来了。

青山无语，作别一切！

一抹夕阳光辉，美景在眼底在文字里在光影里在念想里，无处不在的一些感伤自成诗句，自由自在又无调有时不一致，需要以自己的灵魂暂别，一些忧伤虽然扎心，却也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渐渐模糊，乃至消失，而后又重复。

喜欢也是一杯酒，也是青山一别的忧。喜忧参半，喜乐并存，都有一个别的离。

青山依旧在，玄武湖的风吹来，樱花谈吐优雅，一片灿烂，春光明媚，心情努力推陈出新，然后沉入想念的海底。

“人生恰如三月花，倾我一生一世

□散 文

一雨知秋

张凌云

一场夹着台风的豪雨，把积攒了几个月的暑气彻底荡净。

白茫茫的视野里，是真正的秋天了。

一直没有感到秋天的到来。“秋处露秋寒霜降”的节气歌，它只是停留在字典里，停留在谈笑中，而没有渗透到我的心坎上。在我的季节里，现在仍然是夏天，仍然是照着骄阳，溢着汗水，盛着虫鸣的夏天，它一如既往，似一匹奋着蹄子的烈马，高昂头颅，鬃毛翻卷，发出低沉的嘶吼，疾驰向远方。

这个夏天，我就在脑海里保留着这样的印象，小心得像对待先民的图腾。在崎岖不平的半山腰地带，任何稍稍的喘息和停滞，也就意味着失败。中途这个巨大沉重的字眼，刻在醒目的生命位置，发出血红刺眼的光芒，避开，还是坦视？

没有选择。我在想象和坚持中把夏天尽量拉长，把一个个日子绷成弓的形状，饱满，有力，富有弹性，以释放充分的硬度。我希望，这样亢热的夏天融化了整个四季，在如爆竹般的噼啪作响声中，将岁月汹涌成一片海。

于是，在我的季节里没有感受到秋天。没有秋的萧瑟、寂寥，没有秋的凄切、愁怨，我没有听见周围那些秋凉冷的招呼，没有看见身旁那些秋深添衣的关照，我的世界里的真正秋天，是万山红遍，层峦叠嶂的秋天，澄明、宁静，但是，它还没有来到。

可是，一场大雨，使得秋天提前来到了。

我是喜欢雨的。无论春夏秋冬，总喜欢听听雨声，听听那透着诗性浪漫雨声。将所有的雨听成如歌的旋律，是我执着的期待和守望。

现在，我就坐在窗前，留着两扇窗户，如余光中般，听着那猝不及防的冷雨。

剧烈晃动的雨珠，纷砸在玻璃上。窗外，水花跳起了大地之舞。世界，笼罩着无边的灰蒙和迷雾。金戈铁马的风声、雨声，像一根根银针，刺着帘过我伫立的思想。

在密密的回忆中，眼前的场景，我没有联想到欧阳修的“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没有联想到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和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也没有联想到毛泽东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和刘禹锡的“我言秋日胜春朝”，而是联想到了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颗颗巨大喧嚷的雨珠，就像敲打在心上的擂鼓，发出无法平静的回声。

那匹马还在。穿过奔哗如柱的雨林的丛林，我仿佛看到在远处，在某个安静的角落，一匹马，伫立在那里，任凭着疾风或暴雨，依然神采飞扬。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生命真正的姿态。

明天，又是一片艳阳。



太行雄姿

黄建伟 摄



一桥飞架南北

李海宁 摄

□小小说

鸟王

钱国宏

鸟贩德子瘸着个腿，一颠一颠地又上门了，而且出价极大方，那只“红背”开口便给200块。

老头一时没了主意，眼珠僵在笼中那只“红背”上。

老头打从小就开始捕鸟、扣网、下夹子，让他摆弄个够！下了雪，他还可以用箩筐去罩，用药水泡过的谷粒去引鸟们上钩。方圆百里谁不佩服老头捕鸟的劲头和高超的技艺。南北二屯谁不晓得他这个“鸟王”？人们的耳朵里灌满了“鸟王”捕鸟的种种传奇。老头也真不负众望，哪年都能赚个万把千的。那只“红背”是他昨儿下午用网扣的，原先是一对，后来不小心跑了一只，剩下这只孤零零地在笼子里叫着，无止无休地叫着。

“爷们，我再添50块，咋样？爷们，你发个话儿，中不中？”

看来德子是真的相中了这只“红背”。其实这只“红背”也煞是好看，全身羽毛红得像火炭，在笼中一

跃，就像一团火球在飞舞，而且——说来连“鸟王”也惊讶不已；这只“红背”性子特刚烈，从昨晚到今天早上，它竟不饮不食，且哀鸣不休，疯了似地往笼壁上撞。要家养，实在是太难了。

德子掏完钱，喜滋滋地摘下鸟笼，小心翼翼地托着，如获至宝。任凭鸟在笼中乱碰乱撞，任凭“鸟王”攥钱的手在簌簌地发抖！

突然，一团红火球倏地飞出树丛，一头撞在笼上！霎时，笼里笼外尖厉的哀鸣交织在一起。

德子一怔！

“鸟王”也一怔！自己捕了这么多年的鸟，还是头一次看到这场面！稍顷，他大喝一声，疯了似地撩上来：“俺不卖啦！不卖啦！”劈手夺过鸟笼，把刚收的钱甩给德子，便抖抖地打开了鸟笼门……

一大滴浑浊的老泪从“鸟王”刻满褶皱的脸上悄然滑落。

唉，这个出尔反尔的“鸟王”哟！

□散 文

袅袅清音入梦来

雨 凡

开裂，直到起了一层厚厚的茧，左手方能如水中之鱼游走弦上。而右手的花指、刮奏、琶音、泛音、扫摇等众多美妙的指法中，又使曲子多了花香、水流、禅意、气势……东方的古典美在古筝上被演绎到极致。每一根琴弦含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每一个指法含有爱恨悲欢，闲逸淡远。

一友人曾问我：如今是否还弹古筝？而我并不知晓潮流之事，唯喜欢而已。一千多个夜晚，我未曾流连闹街市，而是抱一颗钟情虔诚之心，端坐筝前，手指绑上温婉如玉的义甲，抬腕，然后托劈抹勾、揉揉揉揉，花刮滑颤……撩拨一弦，如花香醉人，一曲下去，就迷失在花香袭人的园中。

各大琴派的风格，都让我深深陶醉。河南筝明快高亢，山东筝刚劲铿锵，客家筝古朴大

方，浙江筝淡雅含蓄，潮州筝清丽优雅，陕西筝哀婉凄楚……大概是潮州筝有南方人婉约细腻的风格，我尤为喜欢潮州筝。初学的《十杯酒》，弦声响起，就让我如梦如幻，曲中有浅浅的哀伤，如临行的告别和漫漫天涯路的守望；《开扇窗》如习习凉风吹送着暗香，还有阳光悄然而至的影子；而《寒鸦戏水》，则在我面前呈现一卷美丽的画面：夕阳之下的平湖，宁静、开阔，秋风袭来，一群寒鸦出现，在水面嬉闹、游玩，打破了原有的静谧……

在众多曲目中，犹记《渔舟唱晚》慢板与快板的强烈对比，让我体会到“收发自如”的美妙。上半部分宁静朴实，悠闲缓慢，转而急促高亢，如有千军万马奔腾，最后又归于宁静，夕阳西下，帆影点点，江水悠悠……虽然这首曲子表现的是渔民丰收的喜悦，然而旋律里的跌宕

起伏，大概也与我们的人生相同。首段如我们平和、安静的人生初始，高潮部分亦如人生太阳高悬的阶段，痛苦与欢乐，都在每一根琴弦激昂的音韵中，而曲子的收尾部分，就如历经沧桑过后的平静与喜悦。根据古琴曲改编过来的《梅花三弄》，则是曲调优美、平缓，飘飞着空灵之意，清激透明的泛音演奏出超尘脱俗的意境，如在禅寺里，对着一株洁白的梅花，拂去红尘的俗念……不管是像《渔舟唱晚》那样收发自如，还是《梅花三弄》一样禅意悠悠，弹一筝曲，便如参悟一次人生。

古筝从古代的五弦竹制发展到今天的二十一弦木制，表现力越来越丰富，已不再局限于轻弹慢操。现代歌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战台风》等名曲，就让我感受到了古筝磅礴的魅力。虽然手指无法驾驭所有的情感，但弹奏时全情投入，一曲終了，往往汗流浹背，神思飘远。我已不是生活中的我，而是曲中的我。

袅袅清音，悠然心间。因为学筝，生活尚有活色生香的梦想。几年的坚持，我俨然成了“追梦人”。梦中常有花絮斜飞，泉水汨汨。拂弦几声，我不禁轻吟：门前清浅水，风飘几片花。这，大概就是琴音给我带来的见素抱朴的真意吧。